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刑考　刑制下

皇明

國家主執法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也謂之三法司刑部掌刑名凡宗室勲戚官吏軍民蠻夷有犯必麗律例以成獄遂移大理寺讞而評焉都察院得糾劾之而辯其冤枉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絞斬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並五等死刑最重曰凌遲徒流之重曰遷徙曰充軍大惡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宥

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贓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獄具凡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枷曰扭曰索曰鐐凡兩京十三省死刑歲讞平之奏上請裁曰應減者下就輕二死三流一徒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外有殊 旨別 旨詔例榜議非經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蒞戮于市凡重囚京師歲審降五府九卿科道官會審于 朝堂慮而上請曰朝審情真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 勑遣官出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錄減釋冤濫者凡重囚欵服則決之否則駁訊必服乃決

若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叅駁悟律究甚者移調問曰審異同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凡已平允而猶未當者移再問曰追駁凡屢駁不改者徑請發落曰　制決凡贖罪有力者視罪輕重爲差絞斬雜犯亦聽收贖凡録停囚配沒　給賜官司奴婢必籍産不得及其先墳祭贓罰諸物本值時估叅討之易銀歳抄類入　內府凡夏月録囚免笞刑減徒流以下刑辯重刑凡提牢月更生事在京之獄一人葺圄圄固械繫而時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犯録之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大獄則受　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詞議以五服叅情法以墨揑識盗竊宗

人不即市宫人不即獄惇耄癃殘不即訊凡各省三司直隸死刑並讞上巳乃聽决按察巡按巡撫惟死刑呈部院轉讞凡笞杖罪移審徒流以上奏審凡律例無正條上下比請曰類奏平反刑獄狀吁法備而情以通何仁至而義盡耶

疏議曰名者五刑之名例則六律之凡例也魏文侯造法經六曰具律漢加九章而具律如舊魏改爲刑名第一晉爲刑名法例北齊併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復爲名例唐因之而折其數爲六宋定二百八十六條分十二門而名例未嘗改也　國朝因唐制悉併爲一凡與令制不合者如七品以上官府號宫稱婦人官品色

號五品以上妾有犯之類悉皆刪去而加以職官犯罪
軍官犯罪流因家屬應議者之父祖有犯等條總名曰
名例
直引曰古者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始於虞周之時蓋刻
額曰墨劓鼻曰劓刖足曰剕淫刑曰宮死刑曰大辟是
也前五刑乃笞杖徒流死始於隋唐宋今因之
太祖吳元年丁未冬十月 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
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
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
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
乃 命中書省李善長參知政事傅瓛松滋人楊憲太

史令劉基翰林學士陶安按察司滕毅文原僉事劉承等詳定律令因 諭之曰律有連坐之條誅侵損傷人者衆吾以爲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有令民有犯者毋連坐又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貿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美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洪武元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御史臺進所修 大明律令頒行天下先是 命善長等爲令一百四十五條上之太祖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

務之於後古之律令至簡後世漸繁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令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令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哉故 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朕至懷　是年令處決重刑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　二年二月　上與侍臣論待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劒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　君臣之恩義兩盡　上深然之　六年閏十一月　命刑部尚書劉

惟講學士宋濂等更定　大明律先是李善長等詳定
律令輕重頗乖　上乃命濂等同刑部官凡四人講唐
律每一篇成輒繕寫以奏　上親爲裁定務恊厥中明
年成律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
戸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
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
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
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
宋濂撰表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　命翰林院同
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
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冠于律書之首頒行之

何孟春曰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律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乍讀或有所不達而況下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探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貫法云

皇明祖訓有云守成之君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　夫律所以明法也　大誥所以濟法也　祖宗垂訓之意豈不遵成周之用中罰而長王國者哉　是年八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九年

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夫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十五年壬戌令凡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不許自理俱赴刑部鞫之　十九年　大誥三篇俱成　二十八年乙亥始令法司擬罪引　大誥減等並因　大誥初停未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

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若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
有贓等而無加等　是年冬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
臣民有犯俱令屬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令收繫
錦衣衛下本衛鎮撫司推鞫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
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耶而乃非法如是
命取其刑具悉焚之至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
罪囚俱送法司惟奉　旨午門外或京畿道鞫問罪囚
及每歲秋後　承天門外審錄重囚本衛堂上官同三
法司會審或奉覆決重囚本衛從刑科給事駕帖差官
同法司監決　己卯秋鎮撫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

十三　三十年丁丑夏五月　上命刑部尚書劉惟謙
續修律條分爲三十卷各屬于吏戶禮兵刑工凡四百
六十條其六贓五刑喪服宗制皆繪成圖式復將以准
皆各其及即若列分八字之義於之刖刑黥劓宮于刑
悉去不用律成進獻　上覽之嘆曰此皆民命所關但
非一代所當遵守雖萬世之下亦當行也仍　御序於
篇首有云　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
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
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　大誥詔示民間使知
所趨避又有年矣若此數語宛然天地生物之德不得
已而用之也

建文君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奏今歲減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成祖永樂四年十一月以保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掌府事

按丘濬曰唐有律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爲 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篇及 大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

其編勑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宣宗宣德十五年閏十月命毀刊行會定見行律條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

斟酌歷代律條定爲　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近日在京書坊刊行　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罔各從其兵律多支離紛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且以怨言通行內外法司官自後斷罪悉依　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孝宗弘治二年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　大明

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 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估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 國初常人盜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 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若似過於刻贓重罪輕若似失於縱合

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删定畫一頒中外行之三月問刑條例成

世宗嘉靖初主事霍韜疏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近也錦衣衛使兼刑獄不亦甚乎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横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崇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今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廉耻賊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節義之士在乎平世甚無用也

於變故求之不得國事遂空故夫保養士氣敦崇節義乃治天下者深遠慮也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願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汙獄剛氣由此漸滅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汙獄朝立清班觧下拘攣便披冕服而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鮮節槩之士也夫渭歷斯言其必有感乎或曰永樂以後定都北京照例開設凡職事仍舊而任過漸加視諸衛獨異或有兼理刑獄而侵之者矣但鎮撫司以理刑爲職後添設鎮撫二員專任之

凡內外官員有犯及奸惡重情俱付司鞫問請 旨發
落成化二十年節奉 聖旨一應大小獄情俱要嚴察
關防不許透漏及受人囑托本衛堂上官亦不許干預
弘治十三年令本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
冤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是三法司之
外得專刑名者鎮撫司而已陳建曰既置刑部三法司
又設鎮撫司推鞫多此一司矣只宜從洪武晚年定制
為是 三十二年南京刑部尚書顏應祥秋奏決囚比
得決單已踰冬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監刑御史與科官
會劾吏部覆應祥徒知遵 命而不知冬至之後例當
復請安得遽決以傷元陽應以故誤薄罰 上令應祥

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　三十五年正月吏部尚書李默與趙文華搆隙文華劾其部試選人策題有云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皆屬謗訕　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比子罵父律絞上曰律不言臣罵君古所無也今有之其加等處斬瘐死獄中

劉玉中明律意疏云　祖宗之治天下定律明刑以繩姦宄百五十餘年臣民遵守教化大行罔敢踰越夫何承平既久民偽日滋犯刑憲者有法外之奸掌刑憲者無畫一之論故或子糾他人而刼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刼其兄敗倫傷化莫此為甚若不講明律意恐犯法者

無所戒司刑者無所守將來之弊曷可勝言近者刑部
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呂甚糾同保等打刼
伊父將母拏住用棍亂打刼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
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凡强盜
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呂甚依卑幼私擅用財罪
止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刼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
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殭義糾同鑾等打刼伊兄殭預
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刼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
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者減强盜
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殭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
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刼其兄者也俱經本寺

駁問未結臣等伏讀　大明律內一欵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物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則藏踪隱跡密竊而行所以用將引也曰免刺者則專指竊盜而言也曰亦依強盜論者謂竊盜有殺傷亦依強盜坐罪也意甚明矣引律者不知他強盜者他人自有本律乃於凡盜之問加一強字遂欲減等且如前條各居親屬相盜既遞減凡人免刺而又別言若行強盜者則凡人不兼強盜

明矣此條所謂凡盜亦不免刺豈得兼強盜乎或者又疑有殺傷者坐強盜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強盜殊不知強盜之爲強盜不在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言殺傷也又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果幼引外人盜巳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強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強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用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罪不可減況叔父叔兄窮兇極惡較

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文所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擬比附以上請謂若如前項擬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將來奸詐之徒欲行強盜者討挾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悖而不為哉恐於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臣等待罪法司職掌評允務求其當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晋察

馬文昇謹明律意疏云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 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

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依外竊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故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忌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初屢 詔大臣更定魏律至於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 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 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

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爲講明鞫獄之際無有失平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丞寺副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因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杖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鬭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死一人則名鬭毆殺人一人

不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掏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供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謀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與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 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

監有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屡下 明詔孫
盜無贓杖人命無死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
決監囚近日辯理寃有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
含寃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
欽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
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
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
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决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盖
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乞
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
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各要將大明律修

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仍前忽畧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叅錯訊鞫要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　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　大明律内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　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

士之意也庶使人諳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冤抑
而世底刑措之美矣
劉王論刑獄䟽　伏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
享國持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
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旣
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
設大理寺以專審録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
情情不合律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
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番異
不服則取供行移以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
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　大明會典

爲制甚密及查見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輙難辯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辯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録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柰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不知五詞之審審録者不知覩刑之中惟意出入百司視勘不究其所當究刑每濫於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擾長宄興姦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横行之路以求實理爲恠異以論舊章爲狂愚遂使

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　陛下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也伏望　皇上特勅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寃枉囚自番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徧向仍有寃枉不明者一體叅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

勑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爲此開坐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 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合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 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 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欵具 奏取自上裁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

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恭駮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瑕漏借為口實至於恭駮本是亦不降心聽從駁遲稽擱往復數次淹累因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勝誇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暫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平

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叅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叙用其見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叅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乞 聖明早賜罷黜以為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為天下之平矣

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 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

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　欽依處決者分付
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
者枕籍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
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
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員緣此便
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為常漫不知惜
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
非一日茲當　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詎無敢踵前
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頹風易靡不可不預為之防也
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供要仰體至仁重惜民
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

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
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
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
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
假捏歷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
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槩
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見在開除病故囚數開
具說帖　御前宣奏庶司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
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去命捱延數日積死
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燻蒸莫敢近前非
惟死者莫辯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

誠爲可矜亦乞　勅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
囚隨即差官相視毋至仍前躭悞叅究治罪如此則
陛下如天之仁及於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
淹滯日久牽累平人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
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小事限五日俱
要提齊完結此外如欽贓行查未明強竊盜挨拏正犯
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
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
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
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
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叅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

無曠職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
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槩送法司法司又加
深求入人以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托濫准
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
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律設大法
理順人情市井細民愚蠢無知或因醉酒諠譁或因微
末爭搆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
情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反
戾人情誠為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盗
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
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

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
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八卷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九

皇明進士奉新王圻纂輯

刑考 讞審上

宋

理宗寶慶二年十二月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三月決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繫囚 紹定元年六月趙至道奏乞下有司飭諸路翻異駁勘之獄詳審斷結毋致淹濫有辜仁政從之 時往詳讞不時報囚多瘦死監察御史程元鳳上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至而不問或以供欵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

以爲當而不關其緣獄吏留以爲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遷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爲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所擬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有斃于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獄郎以所發月日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帝從之

遼

聖宗開泰八年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
興宗重熙十二年十月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
道宗清寧四年詔左夷離畢曰比詔前路死刑聽所在官司
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
附近官司覆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　咸
雍五年蕭陶隗斡爲崇德宮使會有訴南北院聽訟不
直者事下陶隗斡悉改正之　大安六年御史中丞耶
律儼按上京滯獄多所平反

金

世宗大定七年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求
盜不得命點檢司治之執其可疑者八人掠三人死五

人譏伏上疑之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雜治既而親
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於市事覺伏誅上聞之曰輦轂
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獄者不以情乎賜死者錢人二
百貫不死者五十貫　大定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民
張錦自言復父仇法當死上曰彼復父仇又自言之烈
士也以減死論　十七年八月令大理寺所斷雖制有
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情見朕惟取其所長　二十一
年尚書省奏莘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姦俊以斧擊
殺之罪當死上曰可減死一等以戒敗風俗者　二十
二年上謂宰臣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
聞奏如烏古論公說事近取觀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

再送司直披詳又送闕寺參詳反覆三次妄生情見不得結絕朕雖多艾六百餘未嘗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次送寺闕寺披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毋使留滯　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爲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待至毆殺之難議末減　二十五年后族有犯法者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恣橫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后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欽兀常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

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上曰外家自異于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

章宗承安元年三月勅尚書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須再議以聞　四年四月尚書省請再覆定令文上因勅宰相曰獄事難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徧覽其令惟情疑以聞　五年初嘗令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其官就讞之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返不下二三千里如此京留守司

亦動經數月愈致稽遲甚未便詔復從舊令委官追取鞫之

宣宗興定元年八月上謂宰臣曰律有八議今之言者或謂應議之人即當減等何如宰臣曰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然後奏裁也上然之曰若不論輕重而槩減之則貴戚皆將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三年正月勅尚書省應入法寺定斷而再送猶未當者其聞

元

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減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

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九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盜徒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于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

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勿殺必遲留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凶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于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弛緩而不知檢也

始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死五等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後乃於七之外又加十焉議者憚于更改遂沿襲爲常其徒一年者杖六十七一年半者杖七十七二年者杖八十七二年半者杖九十七三年者杖一百七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　大德六年四月行臺扎付監察御史内一件今後有司凡有死傷官事隨即差官初復檢驗其受差檢屍官承文字日不移時刻依例將引仵作人吏屍親鄰佑行兇人等前往停屍官吏須要親臨已死人屍側監督仵作人對衆如法檢驗檢屍官

吏與仵作人等眼同看視傷痕定驗端的致命根因依
式開寫于定驗致命傷項下具說前項傷痕係檢屍官
共人混視屍身令仵作行人定驗別無不實重甘結罪
回報外據覆檢官吏人等回避初檢官吏仵作行人依
上檢驗其檢屍官吏並不許逗遛不即前去以致已死
人身屍潰爛不堪檢驗及不得不行臨屍檢驗止憑仵
作行人口喝傷痕致命亦不許復檢官就用初檢官仵
作行人及計囑初檢官吏通同回報檢屍文狀各道肅
訪司當切體察如有違犯將檢屍官吏斟酌輕重斷罪
施行　八年彰德府申切見各處有司不以人事爲重
凡有告毆傷身死者不行隨即飛申檢驗初檢官司雖

有申到屍狀復檢官司不能即到屍前以致屍見發變不能復檢既見復檢官司不能復檢初檢官吏因而故捏合已死之人作自縊或投井火燒自傷殘害身死中間別無堪信顯迹必須追究往來補搭叩換州縣司去之通行捏合虛套擬賺原告絕詞文狀不准官吏通同如此使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本省看詳檢驗屍傷或受差過時不發或牒至應受而不受或不親臨視或承他處官司請官檢驗或有官可挪而稱闕或應牒隣近而牒遠者或因驗而不驗或不明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或漏露所驗事狀或將初檢屍狀與初檢官司扶同檢驗等事情弊紛紜不能槩舉理宜明定罪例

通行遵守又刑部議得檢驗屍傷已有常式近年以來親民之官不以人命為重往往推延致令發變及不親臨監視轉委司吏行人與覆檢官司通相符同裝捏屍狀移易輕重情弊多端擬合設法關防若依奉使宣撫所言似為繁細本部今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一仰一合今各路一樣板印編立字號勘合用印鈐記發下州縣置簿封收如遇檢屍隨即定立時刻行移附近不干礙官司急速差人投下公文仍差委正官將引首領官吏慣熟仵作行人就賚原降屍帳三幅速詣停屍去處呼應合聽檢并行兇人等躬親監視對衆眼同自上至下一一分明仔細檢驗指說沿屍應有傷損即于元

畫屍身上比對被傷去處標寫長濶深淺各各分數定
訖端的要害致命根因檢屍官吏于上署押一幅給付
苦主一幅連粘入卷一幅申達本管上司仍取苦主并
聽檢一干人等連名甘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保結回
報明白稱說各處相離里路承發檢驗日時飛申本管
官司其復檢了畢亦將屍帳一幅給付苦主一幅入卷
一幅申報上司或有違慢或牒到而不受致令屍變者
正官決三十七下首領官吏各決四十七下其不親臨
監視轉委公吏檢驗并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定執致命
因依不明或初復官吏相見符同屍狀者正官取招量
事重輕降黜首領官吏各決五十七下罷役仵作行人

次一十七下受財者同司屬申報人命公事臨an將簿令推官收掌如因循不行駁問者罪及推官無推官者掌司首領官提調廉訪司職在提刑所在之處先行取會干礙人命事目詳加照刷原置文簿卷宗體問若有似此違犯人招指不同官吏作弊打禁并解由內隱漏者隨事輕重理斷庶望少革前弊

初作憲典其篇二十有二曰名例曰衞禁曰職制曰祭令曰學規曰軍律曰戶婚曰食貨曰大惡曰姦非曰盜賊曰詐偽曰訴訟曰鬬毆曰殺傷曰禁令曰雜犯曰捕亡次之曰恤刑曰平反曰赦宥而終之以獄空則辟以止辟之效成刑期無刑之德可見矣

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諭條令曰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凡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專擅者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即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來違者罪之諸公事非當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論死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隨以木鏃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罷今後來會諸軍甲内數不足于近翼抽補足之諸人或居室或在軍毋敢喧譁凡來會用善馬五十匹爲一羈守者五人飼羸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盜馬一二者即論死諸人馬不應絆于乞烈思内者輙没與

畜虎豹人嘗爲人製質孫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之以騸牛狗部中論罪即聚財爲更娶

憲宗時令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賦財于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斬之帝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

世祖中統三年四月詔自今部曲犯重罪鞫問得實必先奏聞然後寘諸法乙巳詔諸路詳讞冤獄　十一月蒙古貞定民馬榮納賂忘父仇詔論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書省議之　是月遣官審理重刑有旨諭史天澤

朕或乘怒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犯罪應死者五十三人詔重加詳讞　四年五月令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聞奏　至元三年五月遣使諸路慮囚　五年十二月詔諭四川行省沿邊屯戍軍士逃役者處死　六年七月詔遣官審理諸路冤滯正犯死罪明白者各正典刑其雜犯死罪以下量斷遣之　七年歲旱蝗世祖命戶部尚書李德輝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巳經數獄服詞皆具妻自以爲不免德輝燭其誣召鞫魏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妒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

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罪死　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帶兒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宜加顯戮詔令群臣議安童以爲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舊待命　三月敕有司毋留獄滯訟以致越訴違者官民皆罪之十年十月御史臺臣言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覆其十三人因鬭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以聞　十二年二月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其弟婦趙氏爲妻廢絕人論敕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杖趙氏八十　是年中書省臣議斷死罪詔今後殺人者死問罪狀已白不必待時即宜行刑其奴婢殺主者具五刑論　十三年十月申明以良爲

娼之禁　是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于監官諸路所貢布長三丈惟平陽加一丈諸怯薛歹以故爭取平陽布往截其長者與他郡所爭而以所截者爲綵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對歸罪于贄帝命斬之耶律希亮遇諸途贄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鞫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察院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禿古思不悞誅此人耶　十四年七月敕犯盜者皆棄市董文忠言盜有強竊贓有多寡似難悉寘于法帝然其言遽命止之　十五年三月諸職官犯罪受宣者聞奏受敕者從行臺處之受省

扎者按察司治之其宣慰司官吏姦邪非違及文移案
牘從本道提刑按察司磨刷應有死罪有司勘問明白
提刑按察司審覆無冤依例結案類奏待命　十六年
三月敕中書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
死　五月御史臺臣言先是省臣阿里伯言有罪者與
臺臣相威同問有旨從之臣等請行省斷罪以意出入
行臺何由舉正宜從行省問訖然後體察為宜制曰可
十一月勅諸路所捕盜初犯贓多者死再犯贓少者
從輕罪論　十七年十一月敕犯罪當死者詳加審讞
十九年九月禁諸人不得沮撓課程敕官吏受賄及
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

官吏贓罪輕者杖决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是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二十年春正月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寶住爲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從之　是年二月敕遣官録揚州囚徒又立官吏贓罪法　三月命乃奴忽魯往揚州録囚　九月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及同謀者

死餘屯田准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衙賊黨耕種內地妻拏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五月詔諭諸王相吾答兒先是雲南重囚令便宜處決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又姚忠肅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通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顱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締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棺夫被毒與成類并正其事　二十二年四月遣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官各一員决大都及諸路罪囚　二十三年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

刀微與童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爲宜帝曰朕以漢人狥私用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衆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輙殺人　二十四年閏二月大駕幸上都扎魯花赤合剌合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犯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留扎魯花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也宜悉配隸淘金　是年詔議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趙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鈔爲至元鈔後二十年至元鈔又復如中統鈔矣若計鈔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

半絹爲二貫錢爲一虛以絹計贓最爲近中或以其
議國法責之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
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其人有愧色　初
元宮闕未建遇稱賀臣庶雜至太常少卿王槃上疏舊
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
一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
次聽通事傳呼妄入者準闌入之罪　二十六年冬十
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二十七年七
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欺盜錢糧請依宋法
黥而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二十八年六月
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

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分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　七月敕江南重囚依舊制聞奏處决

二十九年二月申禁鞭背　是年三月中書省御史臺共定贓罪十三等枉法者五十不枉法者八罪入死者以聞制曰可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九終